

工农兵文艺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征文作品选之二



鄞县征文办公室
鄞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一九七二年四月

15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目 录

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导文艺创作

我县召开文学创作会议..... (1)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能好..... 鲁 迅 (3)

文章得失不由天

..... 李 坚 (5)

从“没有写过”谈起

..... 《文汇报》文艺短评 (8)

育秧新歌 (革命故事)

..... 天童公社东升大队徐鸣 (11)

阳光普照蜜岩滩 (特写)

..... 皎口水库缪福元 (25)

鲁 小 园 (小小说)

..... 白岳公社中学胡市严 (34)

火红的晚霞 (小小说)

..... 天童公社东升大队徐鸣 (39)

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导文艺创作

我县召开文学创作会议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推动我县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不断发展，县革委会政工组于三月五日至三月九日召开了鄞县文学创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县农村社队、工矿、单位和皎口水库、省水电三处的二十一位工农业余作者，这是我县解放以来第一次的文学创作会议。

会议期间，县革委会政工组负责同志到会作了指示，县征文办公室负责同志作了动员报告。会上还认真传达和学习了省、地革委会召开的文学创作会议精神，交流了创作体会，交流评论了“育秧新歌”（革命故事）“新苗”（散文）“鲁小圆”（小说）“歌声和枪声”（诗歌）等文学作品。代表们还在会上讲了革命故事“育秧新歌”。地区征文办公室同志到会指导。

通过学习讨论，作品交流，使大家进一步看到了我县文艺革命一片大好形势。在县委、县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半年来，文学创作有了迅速发展，县征文办公室先后收到了小说、散文、故事、诗歌等作品四、五十篇，这些作品生气勃勃地塑造了我县在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从而进一步认识了文学创作的地位作用，明确了文艺创作的方向，提高了创作方法，决心为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而努力创作实践。大家一致反映这次会议启发很大，收获不少。是一次文学创作学习

会，为我县发展文学创作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今后必将有一批新的作者和文学作品出世。出现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创作热潮。

最后，会议还部署、研究了今后我县文学创作的任务，讨论题材制订创作规划。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左”和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答 北 斗 杂 志 社 问

——创作要怎样才能好？——

鲁 迅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②，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③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④，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 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北斗》月刊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二心集》。

《北斗》，文艺月刊，“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创刊，出至第八期被迫停刊。

这篇文章是鲁迅创作经验的总结。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这篇光辉著作中引用了鲁迅这篇文章的第一、二、四、六条写作规则，号召我们学习鲁迅反对新旧八股的革命精神。

②“宿见”，平素已有的见解。

③模特儿，英语MODEL的音译。原意是“模型”，主要指绘画、雕刻时充当模型的人；文学创作中称“原型”。这里指鲁迅小说中人物的原型。

④SKETCH，英语，即速写。

“文章得失不由天”

李 坚

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谈的是“创作要怎样才能好？”的问题。全文虽只三百余字，但充满了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曾向全党推荐此文，作为反对党八股的思想武器。今天，重学《答北斗杂志社问》，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鲁迅的文章是写得非常好的。他的经验是什么呢？《答北斗杂志社问》第一条就指出：“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这就是说，文化工作者一定要长期深入生活，在现实斗争中积累和提炼素材。同时，鲁迅认为还要努力进行创作实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可见，鲁迅是坚持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文艺创作的。鲁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实践上，从不乞求什么“宙斯”赐予“灵感”之类的东西。他曾在一首诗中说：“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压根儿就不相信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在创作上散布的反动的“天才论”。这点尤其值得那些认为自己“不是写作的料子”的同志深思。

鲁迅主张在创作上要有“韧”性。他说：“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对于“责任心薄弱”的“才子作风”，鲁迅是深恶痛绝的。《答北斗杂志社问》第四条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鲁迅自己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呕心沥血、一丝不苟的产物。一次，他写了一篇小说，一边朗读，一边修改，一直搞到半夜。邻居还以为他家到了客人，正在高声谈话呢。这是多么坚韧不拔的创作态度！而我们这些作者，刚刚停下笔来，就想急于发表、上演，“恨不得一锤子打出个样板”。这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规律的。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客观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只有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因此，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

鲁迅反对创作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对于文艺真实和生活真实的辩证关系，他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答北斗杂志社问》第三条指出：“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这种“凑合”，指的就是“典型化”，就是把政治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塑造出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这是符合毛主席提倡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当然，要“凑合”得好，首先必须有一个“看得多了”的前提，否则是没有什么可凑的。所以，这仍然是一个长期深入生活的问题。

“创作要怎样才能好？”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正确的创作目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鲁迅正是运用这一武器，“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为了增强自己的战斗力，鲁迅深知必须把手中的“投枪”和“匕首”反复琢磨，让它锋芒毕露，这样才能脱手一掷，致强敌于死命。创作上的“韧性”，是鲁迅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具体表现。今天的广大工农兵作者，正沿着鲁迅的方向奋勇前进。他们把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

创作，看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措施。但是，也有少数人却把文艺视为个人沽名钓誉的工具。这是十分危险的。鲁迅曾谆谆告诫某些人说：“莫随残叶堕寒塘”！“四条汉子”之流，这些文艺黑线上的枯枝败叶，是注定要沉入塘底，遗臭万年的。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与他们彻底决裂，切莫成为他们的殉葬品。

（原载《文汇报》）

从“没有写过”谈起

《文汇报》文艺短论

有个从来没有搞过文艺创作的乒乓球运动员，接受了写一篇表达中外乒乓球运动员友谊的散文，开始的时候，他顾虑较大，几次面带难色地提出：“文艺作品没写过，恐怕‘勿来事’。”后来，他在大家的鼓励下，抱着努力宣传毛主席革命外交的决心，通过一番艰苦的创作实践，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这件事对我们颇有启发。在群众业余创作中，有些同志往往被“没写过”所难住，不敢提笔。当然，我们有不少同志是新兵，“没写过”，这是个实际情况，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正确对待它。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艺作品，不是靠什么“天才”的笔杆子关在小房间里凭空编造出来的，而是要革命的作者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生活创作出来的。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的广大革命群众，是生活的创造者。他们中间许多人虽然“没写过”文艺作品，却都经历过丰富的生活实践。他们对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形象最熟悉，感受也是最直接、最深刻。

这些同志如果能积极投身于文艺创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指导下，经过一番写作实践，必定会创作出政治方向正确、生活气息浓厚、内容亲切感人的好作品。近几年在报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革命故事等作品，有许多就是过去“没写过”的工农兵新作者的创作。他们的作品象一幅幅绚丽的画卷，生动地反映了工厂、公社、部队、学校等各条战线上热气腾腾的革命新景象，塑造了不少鼓舞人们前进的先进人物形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群众性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开始蓬勃兴起的一个好苗头。

诚然，万事开头难。“没写过”文艺作品的同志，开始创作时，在写作方法、文字表达等方面是会碰到许多困难的。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能从游泳中学会游泳，从打乒乓中学会打乒乓，也一定能从创作中学会创作。上面提到过的那个乒乓球运动员作者在提笔写作的时候，觉得肚子里感人的材料不少，但“斗大的馒头无从下口”，开头语写了一天还没写出来。开头语“逼”出来后，在描写人物中又遇到缺乏词汇和不熟悉表现手法的困难，改了几次还是象个新闻报道，作者似乎觉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他发扬了革命的“牛劲”，一面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解剖”报刊上的好作品，一面坚持写作，反复琢磨，不断修改，终于在写作方法上逐步开朗起来，使积累在脑子里的典型形象，在稿子上能比较生动地再现了出来。可见，有浓厚生活基础而“没写过”文艺作品的同志，只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勇于实践，敢于创作，方法上、技巧上的难关是一定能逐步突破的，进一步提高也是可以做到的。任何有经验的作者，都是从“没写过”开始，一步步成熟起来的。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创作“需要特殊的天才”的谬论，只不过是唯心主义的反动谎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列宁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深入发展的今天，要大力发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就要欢迎更多的“没写过”文艺作品的同志拿起笔来，参加文艺创作。这是革命的需要，时代的要求。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就是要广大群众都来参加，不能光靠少数专业作者。只有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都动员起来，并和专业作者密切合作，才能使社会主义文艺蓬勃发展，为牢固地占领文艺阵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

愿更多的新作者拿起笔来！

（原载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六日《文汇报》）

育秧新歌

(革命故事)

天童公社东升大队 徐 鸣

今天向大家讲个《育秧新歌》的故事。故事中得先提到一个人物，名叫松海伯。松海伯，是第二生产队队委，共产党员，育秧专管员。他年已六十出头，对育秧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有一次他在公社开会，会议结束已是半夜，天又下雨，大家就仍住在公社里。可是，松海伯却硬要跑十几里路赶回去。有人同他开玩笑：“老头子，舍不得老太婆吧？”

松海伯笑笑说：“哪里，哪里，我是想着队里的那些秧呐！出来好几天啦，也不知他们长得怎么样了！”

确实，他对秧苗是非常关心的。当他看着秧苗茁壮地成长起来，心里会感到非常高兴，脸上挂满笑，走路也特别轻松。有时，甚至还会放开他那有些沙哑的喉咙，高声地唱上几曲样板戏选段。但是，当他看着秧苗出问题，他的心里就感到很难过，不要说脸上看不到笑，就连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做梦都在想着秧。家里人起初还以为他是生病了，问他，他却回答说：“自己生病倒不要紧，是队里的秧苗出毛病啦！”……

松海伯就是这么的一个人。

(一)

讲了上面这些，大家对松海伯有了些了解，下面就开始讲正文了。

时间回到今年春天。秧籽落地，育秧又要开始。金根队长考虑到松海伯年老身体差，别的工作也多，要他今年不要再担任育秧工作了。可是松海伯无论如何不同意。他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年纪虽然大了些，身体不够好，但是我还要为革命多出力，育秧这副担子不能丢！”

金根队长见他这么坚决，没有办法，只得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育秧还是由松海伯当手，不过让他找个得力的年轻人做助手，只要他在技术上指导指导，具体工作由年轻人去做。

对于这个意见，松海伯倒也同意。他说：“革命要有接班人，育秧也不能光靠我们几个老角色，应该让青年人锻炼锻炼，接好这个班。”

找谁做助手呢？在这个问题上，俩人发生了争执。金根队长的意见是要他在队里挑选个办事认真的青年人做助手，而松海伯却左不拣，右不选，偏偏找了个在金根队长看起来是不合适的人物。这人是谁呢？就是上海知识青年殷继业。

金根队长对他印象不好，是有一个原因的。

事情是出在去年夏收夏种的时候。金根队长考虑到殷继业刚从上海下来，不会农活，分派他管水泵。可是在管水泵后不久的一天中午，他趁着社员们都回家吃饭，田中的打稻机空着，而离开水泵，去练习打稻。当他干了一阵回来，水泵的电动机被烧坏了！

当时正是抗旱大忙季节，烧坏了电动机，影响了抗旱，也影响了夏收夏种，这就使金根队长和一些社员对他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过去叫他管水泵出了事，现在叫他管秧，金根队长当然更不放心了。因此，他再三劝说松海伯：不要错用了人！

可是松海伯一定要带他做助手。他对金根队长说：“我们

看问题应当全面，不能因为人家有了一些错处，就把他一眼看死，我们应该看到他有好的本质！”接着，他板着指头数说起来：一、殷继业能离开大城市，背着铺盖到农村来，就是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有革命志气；二、他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在学校是红卫兵，本质是好的；三、他那天离开水泵，不是去贪玩，而是去练习打稻。再说，一般情况下电动机不会这么快烧坏，这也确实有点奇怪。……

金根说：“不顾怎么说，您应该想到：让这样的人去做这种重要的工作，是靠不住的！”

松海伯说：“金根，我们更应该想到：我们对他的帮助、教育不够。“秧苗”是靠人培育的！”

金根队长叹口气，说：“松海伯，我担心您收了这个学徒，会更加累坏您这师傅的身体！”

松海伯坚定地回答：“就是把我这副老骨头累垮了，我也要把这棵“秧苗”培育好！金根，毛主席把革命接班人送到农村来，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信任，我们要挑起这副重担啊！”

（二）

殷继业做松海伯助手的事是这么定下来的了。他开始跟着松海伯学习培育，管理秧苗的工作。开头几天，松海伯在前面带，他在后面跟，倒没出什么事。后来，有一天，松海伯病倒了，而殷继业也真的出了个事故——差点闯下大祸，把刚发芽不久的秧苗冻死！

事情得从头讲起。

松海伯病倒后，管理秧苗的事就得由殷继业自个儿承担了。上午，他按照松海伯的指点，到秧田把秧垅上的尼龙布揭

开，让秧苗晒晒太阳，然后在秧田边监视着乌雀来偷啄秧籽。到下午，事情就出来了。

正当殷继业独个儿站在田角边时，有一个名叫崔复的人亲亲热热地来到他的身边，对他说：“殷继业，象您这样一个上海高中生，站在这里管秧，真是太没有出息了。我跟你讲句知心话，还是去学学耕田吧！我们这里的规矩是：不会耕田的人，永远也拿不上十级的工分！……”

他还要说下去，但一看金根队长背着犁赶着牛过来，赶忙避开。

对于崔复的话，有一点倒是打动了他的心，那就是学耕田。这倒并不是说，他想拿十级的工分，而他觉得扬着鞭子把田一垄一垄的耕起来，确实是件很神气的事。他认为自己要在农村大有作为，这一门农活是非学会不可的。

刚巧，在秧田附近耕田的金根队长，因有人来找他，把牛一停，歇下犁，跟着那人去处理一件什么事情去了。这使殷继业找到了一个学耕田的极好机会，他赶忙走过去，套好犁，学着队长的样子，煞有介事地把鞭子一扬，大喝一声：“陡！”

可是那牛象没听见似的，甩一甩尾巴，竟一动也不动。他又粗起喉咙喝了几声，那牛还是不睬他！

殷继业发了火，举起鞭子在牛背上狠狠地抽了几下。那牛吃了鞭子感到痛，开始动步了。然而他并不老实，不是好好的走，而是奔了起来！殷继业不提防，抓住犁把的手被往前一拖，身子也随着往前一闯，跌了个咀啃泥！那牛则拖着犁杖，爬上田塍，向对面溪坑滩奔去。

这下子，他着急了。因为犁杖上有着—付犁铲，那东西要是在石头上一碰，就会碎成两半。犁铲一敲碎，损坏了集体财产，让队长知道了，又得挨批评。因此，他赶忙爬起身，向前